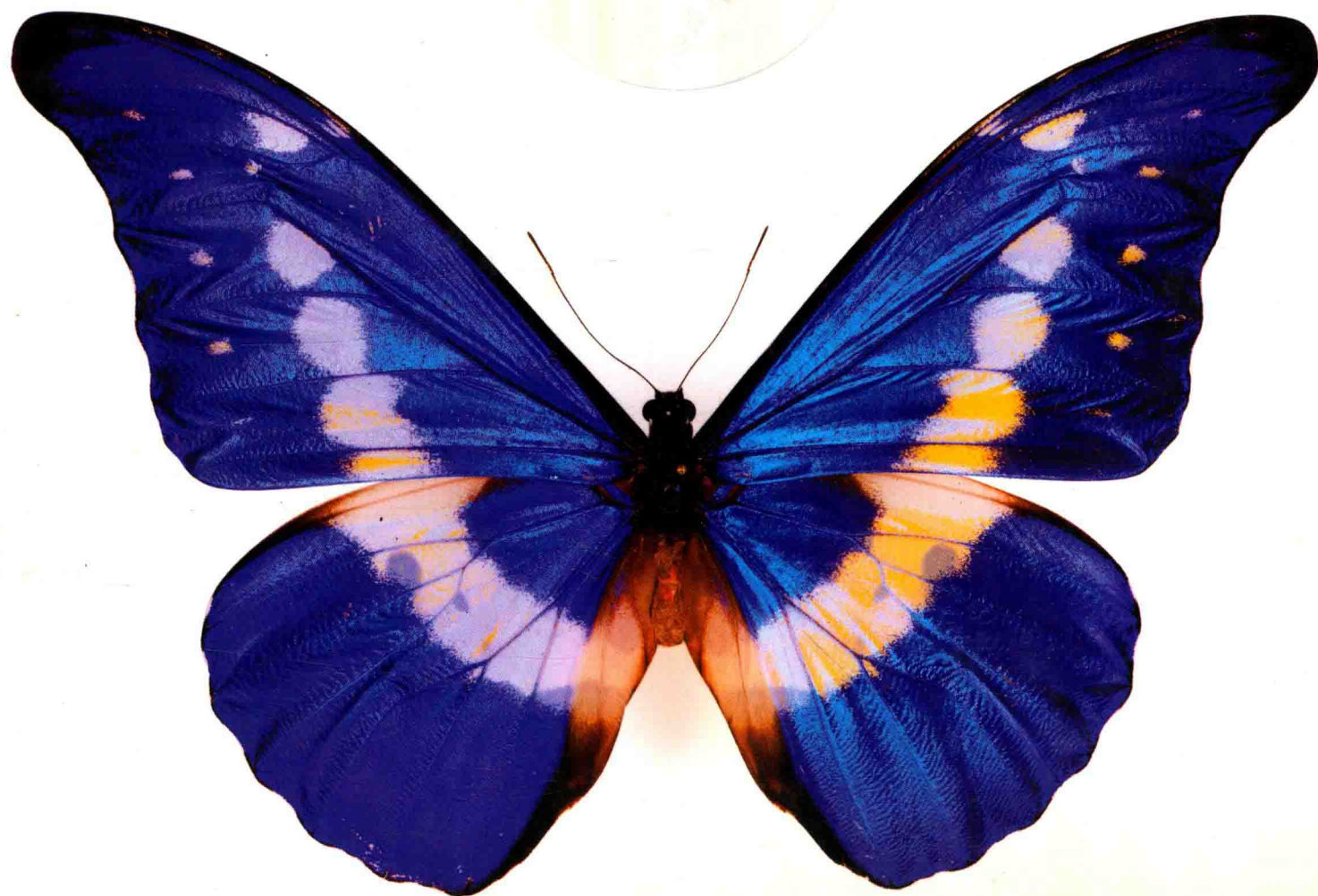


迷

Yann Layma

[法] 阎雷 著

蝶



后浪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Yann Layma

[法] 阎雷 著



后浪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蝶 / (法) 阎雷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1

ISBN 978-7-5502-9038-9

I . ①迷… II . ①阎… III . ①蝶—艺术摄影—法国—现代—摄影集 IV . ①J43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1012 号

Copyright © 2016 POST WAVE PUBLISHING CONSULTING (Beij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所有权利归属于银杏树下 (北京)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迷 蝶

著 者: [法] 阎雷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 吴兴元

编辑统筹: 蒋天飞

特约编辑: 张丽捷

责任编辑: 夏应鹏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李渔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90 千字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2 15 印张 插页 8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9038-9

定价: 160.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Yann Layma

[法] 阎雷 著



后浪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封面图为: Morpho helena 海伦娜闪蝶

自序 / 蝴蝶梦

1979年8月，美国埃尔帕索。我在墨西哥完成一段漫长的捕蝶之旅之后回到了美墨边境，面前的海关官员先是透过墨镜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好几遍，末了打定主意要对我搜身检查。我那时就要满十七岁了，已经是搭车旅行的老手，在星空下露宿也是家常便饭。浑身上下脏兮兮的我，很容易让人归为当时还有余存的嬉皮士或者那种无家可归的流浪客，总之是让人很不放心的那种。那家伙把我上上下下搜了个底朝天，可能是想搜出些毒品什么的，结果他最后搜出了两个大盒子，里面装了大约两千多张折叠的小纸片，每张纸片里都躺着一只蝴蝶。它们是我的宝贝。我做梦都在追逐着这些异国的精灵，做梦都想着用这些宝贝给我的法国蝴蝶收藏锦上添花。我在危地马拉边境的原始热带雨林里跋涉了足足一个月，日日跟在翩翩而飞的蝴蝶后面，困了就在玛雅人的神庙附近拉起吊网为床。那次捕蝶经历还有收获令当时的我欣喜若狂，我生平第一回捉到了鼎鼎大名的闪蝶，它两翅蓝光如铁荧荧生辉，还有飞行速度极快色彩斑斓的各种蛱蝶。可那家伙突然拎起我的两个盒子大声对我说：“这些是毒品，禁止进口美国。”……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把所有的蝴蝶都扔进了大垃圾桶里，看到他嘴角泛起了那种变态虐待狂的招牌微笑。我对他说那样的话我还是转回到墨西哥然后通过邮局把蝴蝶寄回法国好了。他粗暴地一口拒绝了我的要求，还拔出了手枪威胁我。望着垃圾桶里被丢弃的蝴蝶，我泪流满面，从未那般心灰意冷过。我平生的挚爱就这样被突然扼杀了，而我还必须继续这次漫长的旅行，赶到3000公里以外的纽约，然后搭飞机回巴黎。

几天之后，虽然时差很多，我在法国图赖讷的家人仍然远程为我庆祝生日。我母亲送我的生日礼物，是一本名叫GEO的旅行画报月刊的全年订阅。我以前就特别喜欢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的图片，而GEO杂志的摄影作品之美比起《国家地理》杂志丝毫不逊色。还是在1979这一年的9月中旬，电视上报道了中国首次放开个人旅行签证的消息，这是中国开始对世界开放的信号。我当时已经是高三毕业生，准备备战高考，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疑虑。我向往旅行，向往自由自在地生活。顷刻之间，我看到未来如画卷般在自己眼前铺开，仿佛天经地义、绝无他选，我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眼前的景象令我无比震撼以至于为此大病了十

天。我要学习摄影，要为我的人生做准备，我要通过GEO这样的杂志展现中国巨人的雄姿，我是为此而生的。懵懂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便是使命感的诞生。我把眼前看到的一切还有失眠的事告诉了一位神经科医生朋友，他最终鼓励我追求梦想，并且买了几部相机给我还教会我使用方法，权作是开给我的药方。捕捉一个镜头或一只蝴蝶，这是同一种捕猎，只是摄影与杀戮无关。在快门上轻轻一按，就像是撒下了一张网，转瞬即逝的美便被捕捉定影成了一个永恒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你可以同许多人分享。那个美国海关官员，我可是无论如何也谢不完他，是他将我对捕捉蝴蝶的爱升级成了对捕捉镜头的爱——更确切地说是捕捉中国镜头的爱。这个执着的梦引导了我一生的道路。

我少时对蝴蝶的迷恋诞生于一片自然主义者营地，去那宿营的人都名副其实一丝不挂地光着身子在松树与橡树的森林里晃来晃去。那时环保主义才刚刚萌芽。我们一家总是来这里过周末，父亲还在林里搭了间度假小屋。我们频繁光顾这片位于法国中部靠近图尔市的营地时我才只有八岁，但已经开始梦想上路远行了。我那阵子对一片小池塘着了迷，这里野味十足，数十只青蛙争相高歌咏唱着大自然，蜻蜓在空中盘旋，荷花在池里绽放，我正要捉一只蝶螭来玩耍……突然，远远地，一个秃头的老先生走了出来，他大腹便便浑身不着片缕，手里拿着一个怪异的褐色的扑网。我惊惧之下便撒腿跑开躲在绿蕨丛下观望，看着他走过来。虽然我父母就在附近百米之内，我还是被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位奇怪的先生慢慢地走向小池塘，双眼紧盯着空中的一只白色蝴蝶。他蹑手蹑脚地避免发出任何声响。那只蝴蝶先是在池塘上方盘旋而后突然就在水边着陆了。老先生仍然很警惕地凑上跟前然后猛地将大扑网一下子罩了下去。“哈哈，捉到了！”他大声叫道。我忍不住好奇心，便从藏身处走了出来，想看看他捉到了什么好宝贝。“你好，”他向我打招呼，“我叫保罗。你看，这是一只赅夷白蝶，俗名叫绢粉蝶，它在我们当地可是非常罕见的。”我就这样看到了被保罗放在玻璃罐里的那只绢粉蝶，为了让蝴蝶窒息而亡，保罗把它转放到了一个塑料罐里，这样它挣扎的时候翅膀才不会黏在玻璃罐内壁上而受损。二十几秒的工夫蝴蝶便一动不动了，保罗将它放在了一小片玻璃纸中夹好做成了蝴蝶包。那只绢粉蝶白得炫目，

翅膀上黑色的薄膜勾勒出的花纹纤细又敏感。我觉得，它的花纹看上去像极了东方的印章，代表一种简约至极的美。

保罗打听我父母在哪儿。在这一带的自然主义者圈子里，保罗是名声在外的，出游的时候，他会随身带着蝴蝶扑网，再挎上个褡裢。他是一名神甫，在大学里教授自然科学，不过他更是一名自然主义者，他的身份立马让我父母放下心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他对生活充满热爱。他把我们一直带到他停车的地方，然后从汽车后备厢里拿出了三个透明展示盒，盒子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里面收着令人惊艳的法国蝴蝶。他跟我们介绍了在这片林子里可以捕到的蝴蝶品种，还建议我下回跟他一起来亲眼见识一下当地的一些蝴蝶。我父母一点儿都没犹豫立马就答应了（三十年后，几起恋童癖的丑闻令人们风声鹤唳，接受这样的邀请就成了难以想象的事）。保罗和我两个人就这样赤着身子进了林中，目标是各种蝴蝶栖息的宝地：林间空地、花丛、小池塘、荆棘田……他在这里捉到一只小天蛾，它像蜂鸟一样地在花丛中登场。这种夜间活动的蝴蝶在白天的时候我的眼神就跟不上了，保罗便大笑着指给我：“怎么看不到，它朝那边飞了，快点……”然后在林间空地的拐弯处，他教会了我观察蛱蝶特有的飞行方式，它们先是抑扬顿挫地飞而后则会规律性地跳出一阵阵的盘旋舞步。他还借给我扑网，教会我如何小心翼翼地学习捕捉。那回我捉到了生平第一只蝴蝶。保罗于是便指导我如何用食指和拇指好好捏住它，一方面不能太用力，以免蝴蝶被夹死，另一方面还能够好好地观察它的品相，哪怕一点点缺陷也不能疏忽漏掉。这只蝴蝶后翅花纹是漂亮的黑白色花纹，而前翅则是美丽的褐色图案。可它看上去有些磨损，后翅上少了一个小细节，就跟一张邮票缺了一个锯齿似的。保罗便让我把它放生了，那只昆虫于是飞了起来，在我眼里，它的舞步回旋得如此美妙特别，深深地折服了还是孩童的我。渐渐地，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那便是观察大自然。每到周末，保罗都会系统地教我如何用眼睛观察、学习，如何全神贯注地观察这些翩跹飞舞的宝贝。每一种蝴蝶都有一个拉丁文学名和普通常用名。他同我分享见到金凤蝶时的喜悦与倾慕之情，这种蝴蝶黑黄相间的翅膀上镶嵌着如同眼睛的斑纹，它飞起来快极了，还有法国蝴蝶中最大号的燕尾蝶，它的后翼两侧如同燕尾，拖着长长的尾翼。我曾经捉到过一只孔雀蛱蝶，在当年这是蛱蝶科中非常常见的一种蝴蝶，这只蝴蝶可谓完美无缺。它的色彩以红色为背景，华丽极了。保罗对我解释说，它的翅膀上的大眼睛图案实际上是对其天敌的一种迷惑，让捕食者错以为那是动物的眼睛。它的后翅如墨一般漆黑，为的是更好地隐身并安全过冬。我小心谨慎地将孔雀蛱蝶放到玻璃纸上。几天后，保罗来到我家教我如何展翅整姿。他送给了我一个盒子，里

面装着展翅板。展翅板是由两片软木制作的，中间带有沟槽，展翅整姿操作便是用特制的虫针将昆虫的身体放入展翅板的沟槽中。保罗还教我把桂樱叶切碎后塞入女式短丝袜里，桂樱叶释放出来的致命的自然氰化物能将捕获的昆虫永远地送入梦乡。处理蝴蝶时，我比较偏爱用食指和拇指将蝴蝶胸脯快速捏扁，一下子将心脏取出，这样可以有效避免玻璃罐将蝴蝶翅膀损坏。而处理夜蝶和其他昆虫时，在不能马上进行展翅处理的情况下，用桂樱叶的方法则可以在很长时间内让昆虫的身体保持柔软的状态。

在我们的狩猎活动中，保罗带着我不断认识其他昆虫，比如鞘翅目便是非常有意思的昆虫种类。每种昆虫都有自己的特定群落生境，习性也各不相同。他教会我怎样设套引虫出洞，其中的一记妙招便是用小杯子盛着啤酒或醋放在沟渠边上做诱饵。他会掀开每一块石头来探寻石头下藏着的宝贝，之后从不会忘记将石头摆回原位。他会用质地柔软的小镊子来检验牛粪还有其他动物的粪便，有几次连野兽已经腐烂的尸体也不放过，为的是在里面找到彩色的甲壳虫或别的食腐昆虫。我们褡裢里装着各种各样的小铲子，我们铲开枯死的树干在里面找天牛，也会在苔藓铺成的毯子里找步行虫。在这个完美的双人组合里我是崇拜导师的弟子。那时他已经五十五岁而我只有八岁，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捕捉昆虫而走在了一起的忘年交。在长达八年的结伴出猎的美好日子里，保罗从未对我谈及宗教、上帝或者他的人生选择，至于不合礼仪的言谈或举止在我面前更是一次也没有过。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在70年代初叶一起观察大自然。有时他会开着他那辆生了锈的小老爷车带上我一起到法国南部旅行或者深入阿尔卑斯山区寻找罕见的品种。我们事先会研究清楚目标昆虫的群落生境、寄生植物、出没地区，而后才赴与昆虫的约会。每次旅行我们都会找好目标，当然旅途中我们也会停下脚步捕猎其他的品种。要是当地没有自然主义者的营地，没有地方支帐篷的时候我们就找保罗有权入住的修道院寄宿。我们当时对地处阿尔卑斯的屈埃拉国家公园尤其向往，那里是欧洲的生物多样性之都。保罗总爱说：“这儿的植物和花的种类最多，我们在这儿能找到的蝴蝶的种类也最多……”我还记得曾经用了几天去找寻阿波罗绢蝶，这是一种雪白的双翼上带有黑色斑点和红色眼睛图案的神奇昆虫，它生活在海拔高达八百米的地方，几乎遍布欧洲的所有山区，而在亚洲，它在海拔两千五百米的地方也一样可以生存。这种蝴蝶爱在有上升气流的地方出没，它们借着风势盘旋，飞起来的样子让人觉得蛮沉重费劲的。我那时对这种蝴蝶着迷极了，成天都想着看它飞翔，然后再把它纳入我的收藏当中。阿波罗绢蝶全身还布满了细密的绒毛用来抵御寒冷的空气。不同的地方，阿波罗绢蝶的各种



次生品种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异。这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一些不太讲究的收藏者的贪心。1976年，阿波罗绢蝶被首先列入受保护的蝴蝶品种之列，猎捕、收集或交易都成了非法行为。这种有6厘米长的神奇昆虫飞起来显得臃肿。要是正赶上它们在最喜欢流连的蓟草花丛里飞的时候，用手就能轻易捉到。保罗常说，在将蝴蝶从大自然怀中绑架据为己有之前，你应该首先对它的习性了如指掌，这样才能把它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我那时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介绍蝴蝶的书籍，学业上就不那么用心了，好在最后的成绩倒还不错，每年也不会为升学而烦恼。我从书上看到说全世界有14000种以上的日蝶。它们的触角有些像狼牙棒有着球状的顶端，而夜间出没的蝴蝶即飞蛾的数量则是日蝶的十倍。飞蛾的触角形状各异，体态普遍都要比蝴蝶肥大一些。中文同英文一样，用了蝶与蛾两个词来区分日蝶与夜蝶，但在其他的语种当中它们共用蝴蝶这个词，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目，都有四只翅膀，跟所有的昆虫一样都有六条腿，一根口器……最大的蝴蝶，例如中国的皇蝶或者巴布亚地区的亚历山大鸟翼凤蝶展翅时能有30厘米长，我就曾在父母家中的浴室里精心养着几只皇蝶蛹。最小的蝴蝶大小和蚊子差不多，所以很容易被误认成蚊子。

保罗不在时，我就跟邻居小伙伴格利高里混在一起，继续大自然寻宝的美妙旅程。夏季的好天气里，我们一起骑着自行车，带上饼干和可口可乐，背上褡裢，一直骑到一个小林子里。我们放学以后或是周三不上课的时候就喜欢去那个小林子里捕猎。格利高里如今成了专业的昆虫学

家，为农业公司工作，主要研究对农作物有害的昆虫。我俩最喜欢的是夜里跑到林子旁边的工业园区狩猎。耀眼的路灯下，各种各样的蛾子和蝴蝶绕灯起舞。我们那时最钟爱的巨型孔雀蛾今天几乎已经完全绝迹了。此时蝙蝠们也纷纷出动，偷走了我们的不少猎物，尽管如此，我们每次收获都还相当可观。有天晚上我们被警察抓了个正着，警察们满头雾水，不晓得小小年纪的我们干嘛跑到仓库边上晃荡，更不晓得我们身上奇奇怪怪的装备究竟是什么神器。我父亲曾送给我个专门用于夜间狩猎的工具：一根紫外线霓虹灯管，炎热无月光的夏夜，把灯管连到汽车电池上就是大丰收的保证。我们用这能引出斯芬克斯天蛾，特别是其中一种叫作赭带鬼脸的天蛾，它们生活在未施农药的马铃薯田里。有一次我们全家在普罗旺斯度假，我和父亲一天夜里用灯管引出了无数的夜蝶，数目之多让我们差点喘不过气来，更不敢张嘴，因为一张嘴肯定就要吞掉数十只蛾子。不过这些蛾子就美感而言大多乏善可陈，几乎都是那种浅黄色的，体型也都差不多。

我十三岁的时候，保罗、格利高里和我成立了卢瓦河谷及法国中部昆虫协会，有差不多四十多名会员。我是名誉主席，因为年纪太小了，不能担任协会主席一职。我们会员之间组织标本交换，珍稀品种欣赏还有通过邮局交换收藏品等活动。我父亲的手很巧，他给我们协会手工制作带了带玻璃罩的展览盒，通过玻璃罩大家可以仔细欣赏我们的战利品。我那时在当地的高中或是文化馆里举办过多场讲座和展览。我已经成长为制作鳞翅目昆虫标本的高手。我先把猫砂用水浸透，接着把昆虫放在上面再用玻璃罩罩上24小时，昆虫身体就会变得十分柔软易于制作标本。之后用虫针穿透昆虫的胸部，再经过两三天风干过程，我可以制作出符合各种审美标准的昆虫标本，然后标本成品就被放入展览盒中供大家观赏。晚上我父母坐在电视机前看剧的时候，我就陪坐在旁边制作标本，每小时大约能做出七只标本。与我同龄的同学们都在追女孩子的时候，我却成天追在蝴蝶后面跑。我喜欢到野外没完没了地长途跋涉捕捉昆虫，许多时间都花在了观察自然和研究昆虫上面。有些品种我花了许多时间追逐，它们因此成了我青春的坐标。比如双尾巴夏蝴蝶，这种日蝶十分矫健活泼，是不折不扣的飞行冠军，它生活在地中海周边一带。我对这一许多成员都生活在非洲的蝴蝶家族十分热衷，通过交换，收集了大约五十几种双尾巴夏蝴蝶。还有波利西娜凤蝶，它是蝴蝶猎手们心中的女神。它们在南法的春季里翩跹飞舞，翅膀上黄黑红三色相间的图案仿佛墙壁涂鸦一样。还有俗称紫色帝王的紫闪蛱蝶，清晨，你可以在有马群出没的森林里捉到它。因为这个飞行速度极快的蝴蝶特别喜欢马粪，所以马粪是最好的诱饵。正常情况下，它们会在橡树树冠

上头飞舞。当然还有黄缘蛱蝶又称“孝衣蝶”，它们褐色的翅膀边缘上镶着漂亮的黄边，我从来都没有捕到过一只黄缘蛱蝶，不过我用一只非洲双尾巴夏蝴蝶终于从格利高里那里换到了一只。我一直对格利高里撒腿飞奔在羊肠小道上追逐黄缘蛱蝶的一幕记忆犹新：这种蝶飞得快极了，不过最终还是不敌格利高里。至于我，在黄缘蛱蝶飞起来的时候就只有用眼睛追的份儿了。

我办展览的时候比较侧重表现展品的美感与讲述展品本身的故事，并不十分侧重科学研究。在成人听众面前我变得十分健谈，对自己的爱好总是能够滔滔不绝并不怯场。多亏父亲帮忙，我很快便拥有了不下百个展览盒，每个都配有讲解标签。大人们特别喜欢听听我讲捕猎的各种经历，对我区区幼龄便能将各种昆虫的拉丁学名倒背如流的本事更是十分赞叹。我家的房子很大，所以整个阁楼间都分给了我做实验室，阁楼间里有两个大橱柜，里面装满了我的展览盒。我还在小鸟笼或者鱼缸里饲养了几个品种，我耐心地等待着蛹或幼虫破茧成蝶的一刻。在我家温暖湿润的浴室里也可以见到各种珍稀蝴蝶翩翩起舞，它们都是别人寄给我的蝶蛹里生出来的。我在将它们制成标本之前欣赏它们的空中舞蹈。

对我而言，70年代的青春时光就是我踏遍法国各处美景，在尚未遭受破坏的地方度过的漫长的捕蝶时光。今天当我旧地重游时，儿时飞舞的精灵已经所剩寥寥，对此我伤心不已。我仍旧喜欢在阿尔卑斯的屈埃拉国家公园内徜徉，那里的自然生态保护得很好，人们还能看到阿波罗绢蝶。不幸的是，那些杀伤力极大的杀虫剂，被笼统地称作农药，用量仍然太多。这饱受伤创的自然已经不是我儿时熟悉的自然，物种无论从数量还是多样性上都已经今非昔比。鳞翅目的昆虫大部分已经绝迹。让我觉得十分欣慰的是，今年夏天，我在普罗旺斯重新见到了数十只金凤蝶，还有三十年前大家认为已经绝迹的山黄蝶。我还是喜欢带上小孩，教他们观察昆虫，也喜欢捉几只宝贝后再将它们放生，看到它们展翅飞翔，身影渐飞渐远，我觉得那是一种幸福。据说昆虫学对于八岁到十三岁的小孩是最好的科学启蒙学科，因为这些小小的生灵就像是他们的塑胶恐龙玩具，让他们在动手嬉戏的同时启发智力。我再也没有去过自然主义者的营地。我的所有收藏今天都保存在我儿时的实验室里，完整无缺。我经常想有朝一日等我找到投资的时候就建一座博物馆。我成为旅行摄影师很可能与童年这段奇特的经历有关。我在事业上小有所成，为像GEO这样全球知名的杂志提供摄影图片，足迹遍及八十多个国家。但我一直特别钟爱中国，对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情有独钟。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那些杂志几乎都被这股信息大潮吞噬了，变化来得实在太

快，大自然也已不堪重负。我小时候在捕猎中学会了尊重物种和人，我锻炼出了敏锐的观察能力，也锻炼出了灵活的身体，知道如何小心翼翼地靠近，尽量不要被觉察，我慢慢地迈出一小步，如同微妙的舞步。我也学会了耐心准备和众人觊觎的一幅美图的约会，如同我幼年时赴蝴蝶之约一样，同时在路上我也不会错过一切我认为美丽与真实的风景。我学会了如何精心展出我用镜头捕捉到的猎物，不但要展示它们的美感，也要精心为它们做可以媲美科学记录的注解。我学会了为周围的人与物考虑，尽量不要造成伤害，我自己也从未出过事故。

大概在我十五岁那年，保罗对我说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群落生境一个一个地被毁掉，他觉得伤心欲绝，所以决意离开。化学药剂斩尽杀绝了那么多物种，以前普通常见的生灵如今已经销声匿迹。保罗再不愿同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保持联系，决定从此隐居，在沉默的宗教修行中度过余生。我那之后再没有过他的音信。今天，我深深理解他的心情，那之后自然又遭受了多少肆虐，我少时的昆虫今天很多再难得见，绝大多数都灭绝了。

那个被美国海关官员悲惨扼杀的蝴蝶梦突然在2005年的某天重新显现。我当时正卧床不起，刚刚从一段躁郁症中走出来，患病期间我花了一小笔钱从昆虫市场上购买了几百只漂亮的外国蝴蝶品种。我当时深受郁躁性忧郁症折磨，病得很重。我决心在我的收藏中加入世界上最漂亮的蝴蝶品种，然后再调试出最佳的超级微距摄影技术，在镜头下再现世上最美丽的蝴蝶的翅膀细节，最终从里面甄选出抽象作品。我当时以为自己快要病死了，在临终前追求的是至纯至简的美，我要把自己毕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中最精髓的部分留于后世。我的助手菲利普支持我从病床中站起来完成这个梦想。今天这个梦想就呈现在这本书里。我的病情从那之后也稳定了下来，八年中再没有旧病复发。我们尝试了几种摄影方法，用叠放的两个微距皮腔、几个延伸套筒以及一个广角镜我们得出了最大的景深，所有的照片都是用一部中画幅相机拍摄的，成像的胶卷再经高清晰度的扫描成像，最后的剪辑便借助扫描仪完成……我们就是这样创作出了这些美丽不可方物的图像，它们是我生平两大爱好的结晶。我不记得曾经听谁说过，每一只蝴蝶都是一句被折叠后成双成对的情话。我期待这属于大自然的尽态极妍的精灵还能够继续飞翔很久很久，我期待人类及时应对威胁子孙万代的环境问题，更加尊重自然。大自然是凌驾于宗教与文化之上的全人类的共同母亲，爱护她，留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给后世子孙，人人责无旁贷。

（徐峰 译）















